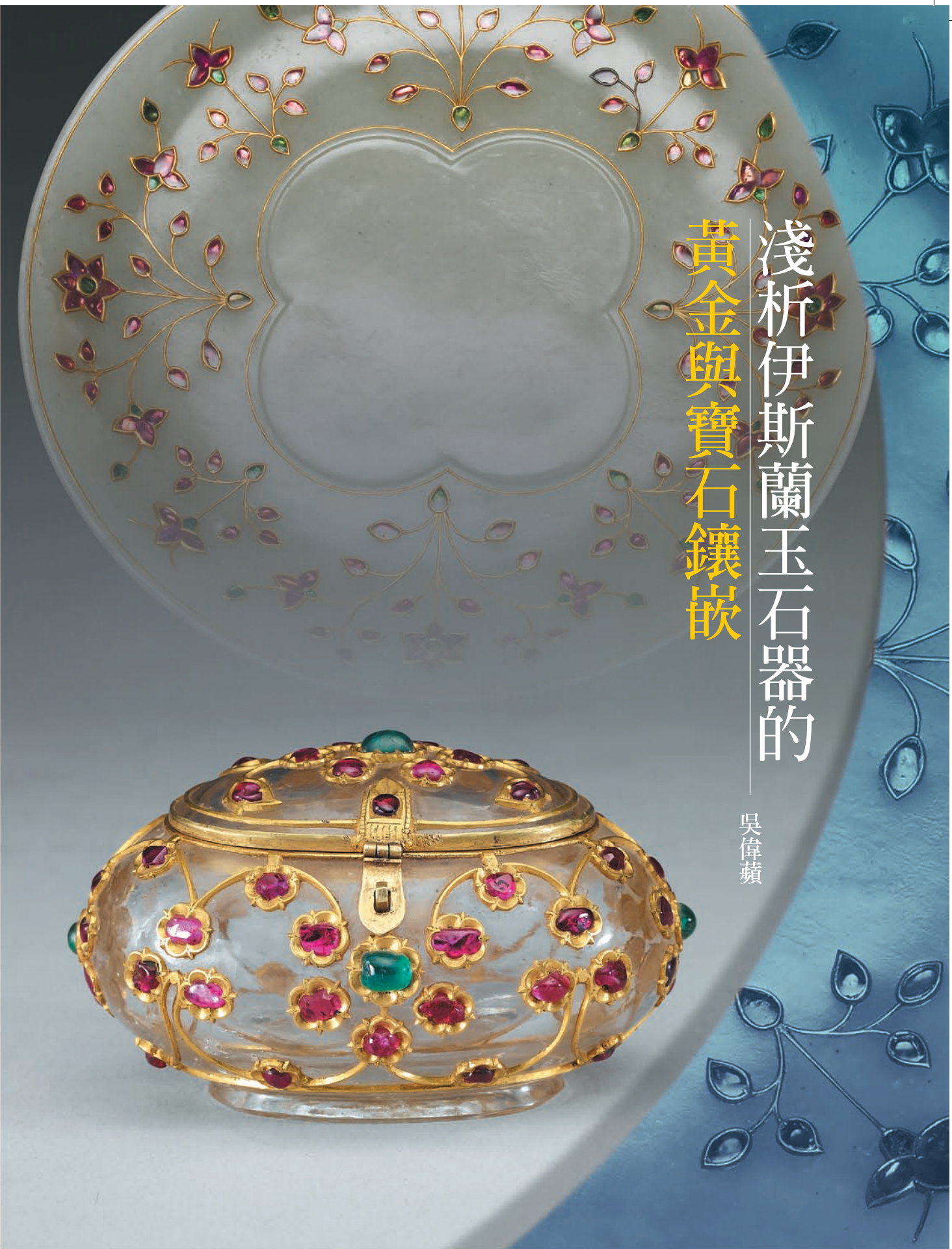


淺析伊斯蘭玉石器的 黃金與寶石鑲嵌

吳偉蘋



伊斯蘭玉石器的定義

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這段時間，在中亞、西亞、南亞的一大片疆域上，先後建立了四個皇室都信奉伊斯蘭教的帝國，分別是：以西亞的土耳其半島及東歐為主要版圖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300—1923），以中亞為核心的帖木兒帝國（Timurid Empire, 1370—1506），以西南亞伊朗為主要版圖的薩非帝國（Safavid Empire, 1501—1736），以及以南亞的印度半島北部、今日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為主要版圖的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720）。所謂「伊斯蘭玉器」就是指在這四個帝國中發展的玉器雕藝。

雖然在這四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帝國中，藝術成就多樣化，分別在建築、繪畫、織品、金屬器、陶瓷器等方面有了足以傲世的成就；但很特殊的是，在這四個帝國中，都發展了玉雕工藝。有些精美的玉器上還常雕刻了帝王的尊號，有時甚至在一件玉器上刻了先後兩位擁有它的帝王的

名款，如此更方便後世學者瞭解它們的來源與流傳經過。

這四個伊斯蘭帝國中，以蒙兀兒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的玉器雕藝發展得最為蓬勃，留下大批精美的玉器。又因為十八世紀後半，東亞的大清帝國為擴張勢力，經過多次征戰，收服了今天的新疆地區。再加上乾隆皇帝對「痕都斯坦」玉器的激賞，導致大量中亞、南亞、西亞及東歐的玉器，經由新疆地區貢入北京展陳，或收藏在紫禁城的各宮殿中。又因為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入侵，故宮文物被迫裝箱南遷，歷經多番波折，這批來自異國的精美玉器，最後終於落腳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是本院擁有二百多件伊斯蘭玉器的主要原因，並分別在一九八三年及二〇〇七年舉辦過展覽且出版圖錄。

伊斯蘭玉石器的黃金與寶石鑲嵌

本院展覽及圖錄發表過的伊斯蘭玉器中，有許多帶鑲嵌黃金與各色寶石的作品。筆者近來從院藏資料系統中發現一件未曾發表過，典藏於器物

處珍玩庫房，具伊斯蘭風格的〈嵌紅寶石、綠寶石水晶小罐〉（圖一）。好奇之下，詢問了主辦上述兩次特展的鄧淑蘋研究員。經她告知，當初展覽是以玉器庫房的藏品為主，並沒有詳查珍玩庫的文物，所以很遺憾地未展出該件水晶罐。

經詳讀相關英文論著後，了解上述四個伊斯蘭帝國，皆有在玉石器上鑲嵌黃金的傳統。除了黃金之外，蒙兀兒及鄂圖曼帝國更會在玉石器上鑲嵌寶石。本文乃對於印度（主要為蒙兀兒帝國，也有其他信奉印度教的小公國）與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玉石器上的黃金與寶石鑲嵌技法及風格，做一淺析，並依據地域特色大致歸納為三種類型：一為典型印度鑲嵌，二為典型土耳其鑲嵌，三則為受土耳其風格影響的印度鑲嵌。上述水晶罐即屬第三者。

典型印度鑲嵌

典型印度的寶石鑲嵌方式，是採用一種稱為Kundan technique的技術。Kundan是印度語，意指高純度黃金，



圖一 嵌紅寶石、綠寶石水晶小罐 印度 約17世紀後半至18世紀 長7.3公分、寬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1089)

石壓入塗有蠟的凹槽中，使蠟的形狀與寶石背面的形狀吻合，待蠟變硬後再將寶石取出。此步驟是爲了讓鑲嵌凹槽能夠藉由具可塑性的蠟與寶石背面完全吻合，以利寶石的固定。

接著，將一片金箔或銀箔依據寶石的形狀裁切好，鋪在變硬的蠟上面。然後再次加熱寶石，將其置於金箔或銀箔上，再用工具往凹槽內施壓。在寶石下墊金箔或銀箔是傳統印度寶石鑲嵌的一道特殊技巧，其目的在增加寶石的亮度及折射效果，同時提高寶石的鮮艷度；有時還會利用染色的金箔或銀箔墊在無色的透明寶石或玻璃下，增添色彩。

至於寶石鑲入凹槽的高度可隨意調整，有些會將寶石完全嵌進凹槽中，使寶石切面與器表等高，有些則特意讓寶石高出器表。

(b) 用黃金包覆寶石

下一步驟是將上述方形金片剪成寬度合適的金線，用鑷子將金線繞在寶石周圍預留的凹槽上。再用工具將金線壓填入凹槽及槽邊的凹點內。

凹點被填滿後，就有如形成一排

細小的鉚釘，有助於金線固定。且因爲金線的純度很高，只需在室溫下用工具施壓，不需要透過焊接，便能將金線一段段緊密結合起來。

若寶石高出器表，就將金線重疊包覆住寶石底緣，只需少許的黃金即能固定寶石。有時爲了確保寶石更加牢固，會用較多的黃金環包住寶石，甚至覆蓋住寶石正面上緣。這種用金屬沿著寶石周圍包裹寶石的鑲嵌方法，稱爲「包鑲」。包鑲技法使透入寶石的光線相對較少。

4 修整、壓光黃金

接著，根據寶石的形狀及高度，修整寶石周圍的金線。由於金線的純度極高，可塑性強，可變化出多種樣式。有些會用工具刮除多餘的黃金，使金線高度與器表平齊；有些則刻意讓金線凸出器表，再用工具將凸出部分修整塑形，甚至在金線表面刻畫紋飾。

最後，將修整完成的黃金，用壓光刀推磨壓光。

從院藏品窺看「高純金鑲嵌技法」：本院印度玉石器的典藏中，有幾

本文將此技法譯爲「高純金鑲嵌技法」。該技法是在西元世紀初期，印度珠寶工藝師爲了克服當時已發展成熟的掐絲鑲嵌技法的限制，而發明的寶石鑲嵌技術。當初主要運用在首飾設計上，到了蒙兀兒帝國時期，則普及於器物上的寶石鑲嵌。

「高純金鑲嵌技法」應用在玉石器的工序：

1 製作高純度金箔

爲製作鑲嵌的金線，首先需提煉出接近二十四K的高純度黃金，將其捶打成金箔，反覆折疊成細窄的帶狀金片，並裁剪成數段方形金片後備用。

2 琢磨凹槽與凹點

接著，在器表描繪出鑲嵌圖案，然後用砵具琢磨出預備鑲嵌黃金及寶石的凹槽。接著，沿著凹槽邊緣，大約等距離地鑽出數個更深的凹點。

3 鑲嵌寶石

(a) 在寶石下墊以金箔或銀箔，並將寶石鑲入凹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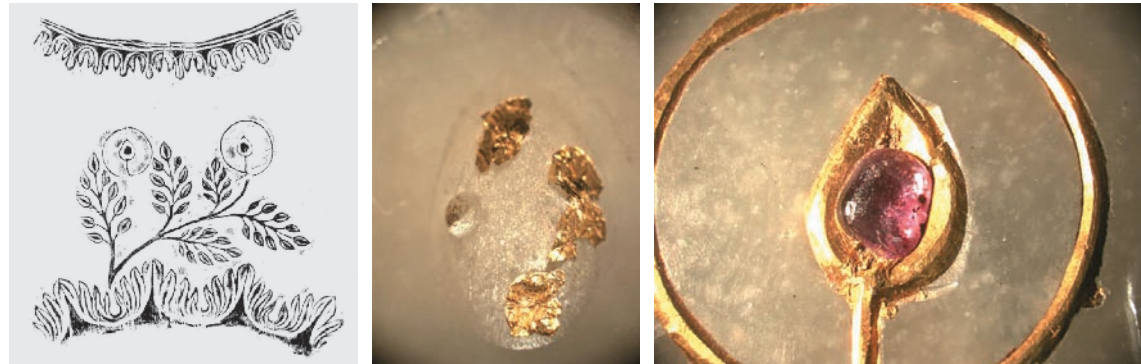
在進行寶石鑲嵌之前，先取適量的植物蠟，加熱軟化，塗抹於凹槽內。接著，將寶石微微加熱後，將寶

件作品便是以高純金鑲嵌技法裝飾而成。如圖二的玉盤上，用寶石及金線裝飾成對稱的花束。紅綠寶石分別被切割成花瓣、花心、花萼及花苞等形狀，再利用高純度金線鑲嵌固定之。從薄透的玉盤背面，可看到寶石下方皆墊了一層金箔。寶石多凸出於器表，周圍用黃金包覆固定，金線內側處理成斜坡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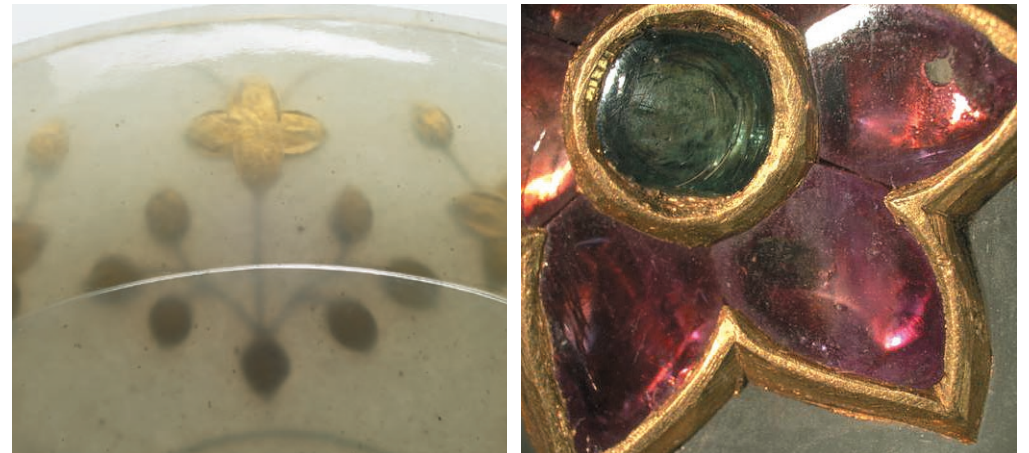
圖三的雙柄蓋罐，器表已浮雕枝葉紋，再搭配寶石與金線鑲嵌成的花朵，點綴其間。器蓋上有一處寶石及金線已脫落，可看到凹槽中有四個凹點，其中三個凹點上還殘留金箔。仔細觀察其他鑲嵌未脫落處，可隱約看到紅寶石下方金箔的折射現象。此件金線的修整方式與前一件雷同。

可清楚看見嵌件溝槽及凹點的，還有一件灰玉馬首短劍柄（圖四）。原本鑲嵌於馬絡及鬚毛上的金線，幾乎脫落殆盡，裸露出溝槽及數個凹點。

此外，圖五短劍柄上的鑲嵌，基本樣式與圖二、三相似，但寶石與黃金都處理得與器表平齊，營造出黃



圖三 雙柄蓋罐 印度蒙兀兒帝國 高11.5公分、寬11.8公分、腹徑9.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3821)



圖二 嵌紅、綠寶石白玉盤 印度蒙兀兒帝國 徑20.7公分、高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865)

較接近中國，傾向於欣賞玉樸實溫潤的本質，而偏愛在玉石器表鑲嵌大量的寶石與黃金，呈現誇張、俗麗的裝飾風格。

土耳其與印度的寶石鑲嵌有一個基本的差異是，印度會將寶石嵌入凹槽內，而土耳其玉器上的寶石本身並沒有被嵌進器表，而是靠嵌入器表的黃金托座來包圍固定。其鑲嵌形式大致有下列幾種：

第一種是最常見的，可稱為「典型土耳其嵌寶法」，可能源自於中世紀東歐金工的傳統。此法將寶石用花朵形金片托住，並用金片內高起的金圈緊密環包住寶石（包鑲）。每朵金花之間又用細窄黃金做成的花莖相互連結，交織成網絡，並點綴以葉形金片。黃金製作的花朵及枝葉，緊密地嵌入玉石器表預刻的凹槽中，高度突出器表甚多，且會在金片與金線上刻繪花紋。通常紋飾線條略顯僵硬、形式化。例如藏於土耳其塔普卡比皇宮博物館（Topkapı Palace Museum）的攜帶式古蘭經（圖七），其玉片裝裱上的寶石鑲嵌，即屬此種形式。

貼效果。

在金線表面特別刻畫紋飾的例子有圖六的白玉拂塵桿。拂塵桿的末端琢磨成葉片形狀，上方鑲嵌的金線分佈如葉脈，每道金線更刻畫出細緻的葉脈紋理。而圈在紅寶石外圍的黃金，則刻有一道道斜紋，形成像繩索般的趣味性。

典型土耳其鑲嵌

雖然印度也喜愛在玉石上鑲嵌寶石，但仍以浮雕層花疊葉、不加鑲嵌的作品為大宗。而印度玉器受世人鍾愛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玉工擅長用硬冷的玉料表現花葉的柔嫩之美。

然而，土耳其的玉雕則呈現大不相同的趣味，若屬不加鑲嵌的玉器，器表常雕琢相當工整、線條硬朗的幾何化花葉紋，如本院二〇〇七年配合展覽出版的圖錄《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中的圖版二一九至二四二。但鄂圖曼帝國皇室對寶石的熱愛也明顯反映在玉石器的裝飾上。他們不像帖木兒及蒙兀兒帝國皇室對玉的品味比



圖六 帶鑲嵌玉拂塵桿 印度蒙兀兒帝國 長23.2公分、最寬1.0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734)

與寶石的使用量較土耳其其少，黃金的純度較土耳其其高；印度黃金的處理，普遍較為工整、精緻細膩，樣式變化較多；在整體風格上，印度較為秀麗，紋樣較生動流暢、活潑自然，而土耳其則較僵硬呆板。

受土耳其風格影響的印度鑲嵌

本院所藏的〈嵌紅寶石、綠寶石水晶小罐〉（圖一）即屬此類。該水晶罐用黃金及六十六顆紅寶石、五顆綠寶石裝飾而成。每顆寶石就像花心般，周圍以黃金塑成盛開的花朵。紋飾的佈局對稱，鑲嵌完整，無任何嵌件脫落。

器身鑲嵌設計成對稱的四個主花團，及四個穿插於主花團間的次花團。主花團是以綠寶石六瓣花作為主花，周圍圍繞六朵嵌有紅寶石的五瓣花，這樣就構成一簇主花團；次花團則由三朵紅寶石五瓣花組合而成。主花團與次花團的上下方，以圓弧狀金線相互連結，象徵花莖。圓弧金線中間又各鑲嵌一朵紅寶石五瓣花。

器蓋的裝飾乃一簇主花團，主花

團用黃金將綠寶石裝飾成八瓣花，紅寶石裝飾成六瓣花，比器身主花團的花瓣數多，器蓋花團旁更增加四朵開展出來的花苞。

這件水晶罐的鑲嵌接近滿裝，用了大量的寶石與黃金，且金線與寶石高出器表甚多，又有金線形成連結網，整體紋樣接近土耳其的風格。然而黃金處理的技法與形式，則接近印度。且作工相當細緻工整，線條流暢，推估為印度藝術家受土耳其風格影響下的作品。

此外，較特殊的是，此水晶罐黃金塑成的各花瓣之間，皆做出一個針狀物，作為爪鑲的功能來抓牢寶石。以包鑲為寶石鑲嵌大宗的印度，爪鑲較為少見。爪鑲的功能與前述第三種土耳其鑲嵌形式相同，但「爪」的樣式則不同。

經過仔細比對出版資料，發現擁有豐富印度玉石器的科威特Al-Sabah收藏，有幾件水晶作品（水晶盒、碗、劍柄），與本院水晶罐的爪鑲樣式如出一轍，惟鑲嵌更加繁複、滿裝。



圖五 帶鑲嵌短劍柄 印度蒙兀兒帝國 長13.1公分、寬4.8公分、厚2.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887)



此種鑲嵌形式的金片多做成五瓣花形，並以渦捲形枝葉紋相互連結，黃金表面不刻紋。相較前兩種鑲嵌形式，此類型的黃金似乎普遍處理得歪扭、不工整，且多選用蛋面寶石，前兩種形式則多為切面寶石。此類型的鑲嵌可見於圖八的玉杯。

印度與土耳其的鑲嵌，除了是否將寶石直接嵌入玉石器表的不同外，尚有幾點差異：大體而言，印度黃金



圖四 灰玉馬首短劍柄 印度蒙兀兒帝國 長11.7公分、寬4.9公分、厚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1555)



約略於西元十七世紀，土耳其的鑲嵌發展出第二種形式。寶石的安裝方式與第一種相同，不同的是用黃金做成的枝葉，設計成帶有分岔葉片的阿拉伯捲枝紋，整個嵌入玉石器表的凹槽內，處理得與器表平齊。這種金線的鑲嵌形式，乃承襲自帖木兒帝國及薩非帝國的傳統黃金鑲嵌風格。

第三種土耳其鑲嵌形式，是引用來自歐洲的爪鑲技法。寶石同樣也是用嵌入器表的金片拖住，但主要是靠金片上類似爪子的凸出物抓牢固定。這種鑲嵌寶石的方式稱為「爪鑲」。爪鑲能夠讓較多光線注入寶石，寶石光彩得以展現。

參考書目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オスマン朝の榮光:トルコ・トプカプ宮殿秘寶展 = The splendour of Turkish civilization: Ottoman treasures of the Topkapi Palace》，東京都：朝日新聞社，1988。
- 陸蓉之，〈印度蒙兀兒王朝時期的珠寶藝術—美國聖路易士美術館「世界的瑰寶展」〉，《藝術家》，第334期，台北：藝術家雜誌社，2003年3月。
- 陸蓉之，〈印度蒙兀兒王朝時期的珠寶藝術—美國聖路易士美術館「世界的瑰寶展」(續篇)〉，《藝術家》，第335期，台北：藝術家雜誌社，2003年4月。
- 趙丹綺、王意婷，《玩金術—金屬工藝入門》，台北：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2008。
-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 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 A'in-i Akbari, The, by Abu'l-Fazl,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by Francis Gladwin, London, 1800.
- Chaldecott, Nada, "Gem-engraving, I, 6: Indian", in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12, New York: Grove, 1996.
- Jackson, Anna and Amin Jaffer, with Deepika Ahlawat Ed. *Maharaja: The Splendour of India's Royal Courts*, London: V&A Publishing, 2009.
- Kalus, Ludvik, "Gem-engraving, I, 7: Islamic", in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12, New York: Grove, 1996.
- Keene, Manuel, with Salam Kaoukji,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Mughal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c., 2001.
- Mohamed, Bashir, *The Arts of the Muslim Knight: The Furusiyya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The Furusiyya Art Foundation, 2008.
- O'keeffe, Stephen著，陳國珍譯，《珠寶製作的秘訣與捷徑》，台北：視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Pinder-Wilson, Ralph, "Jades from Islamic World", *The World of Jade*, Mumbai: Marg Publications, 1992.
- Skelton, Robert, *The Indian Heritage: Court Life and Arts under Mughal Rule*, London: Victoria and Robert Museum, 1982.
- Skelton, Robert,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Jade*, London: Anness Publishing, 1991.
- Stronge, Susan, "Indian subcontinent, VIII, 12: Jewellery", in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15, New York: Grove, 1996.
- Untracht, Oppi, *The Traditional Jewelry of Ind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97.
- Untracht, Oppi, *Jewelry Concepts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Doubleday, 1982.
- Washington, D.C.: Palace Arts Foundation, *Palace of Gold & Light: Treasures from the Topkapi, Istanbul*, 2000.

器身及繁複細密的紋飾綻放異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地各自發展出不同技法、不同風格的，在玉石器表面鑲嵌黃金與寶石的工藝；更在交流後出現風格與技法融合後的新款式。

每一件華麗的嵌寶玉石器，都需要玉工、鑲嵌師、寶石切割師與金工師的合作，每件精美作品的背後，是由各個工匠高明的技藝與踏實的執行始得完成。而鑲嵌技術與風格，則可反映出金屬及珠寶工藝的發展、皇

室的品味，以及文化交融的結果。印度及土耳其玉石器上黃金與寶石的鑲嵌，無疑地為玉石器增添活潑的色彩與華麗的氛圍，創造出淺浮雕所沒有的奢華耀眼。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鑲嵌樣式與院藏水晶罐雖有差異，但風格相近的爪鑲作品，於位在阿拉伯半島的卡達的伊斯蘭博物館 (Museum of Islamic Art)、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在有關前述博物館藏品的專著或論文中，均將這些作品歸屬於印度蒙兀兒帝國或德干高原各方國的作品，年代定於十七至十八世紀之際，而採用的技法則是「高純金鑲嵌技法」。本院所藏此件水晶罐相當袖珍，



圖七 古蘭經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長5公分、寬5公分 土耳其塔普卡比皇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藏



圖八 鑲寶玉杯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18世紀 高5.5公分、徑7公分 土耳其塔普卡比皇宮博物館藏

長僅七點三分、寬四點八公分，但裝置有鎖頭，有慎重存放之意，推測原作為存放貴重珠寶之用。此件水晶罐可能是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隨著大量的伊斯蘭玉器傳入清宮。但是它的際遇有別於那些具有皇朝軍功意義，被個別配置紫檀木盒或錦匣、陳設於乾清宮的玉器；也和那些大批裝入回子棉布套，堆放於端凝殿的玉器際遇不同。由於它的精緻小巧，受到皇帝鍾愛，特地為其量身訂作木座子，並收入養心殿多寶格中，因此在過去被忽略而未曾發表。

結語

伊斯蘭文化對於玉與寶石的崇尚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許多文獻相信美玉與寶石擁有超自然力量，並具有特殊的醫療功效。因此宮廷裡充滿用美玉製作的器物及用寶石裝飾的用品。

前文已提及印度玉器的特點是能夠用堅韌冰冷的玉料，將自然界花葉瓜果及動物的神情姿態，表現得栩栩如生；而土耳其的玉雕也以其薄透的